

老伴儿走后的这些年,李长山一直一个人住在那套九十六平米的老房子里。孙子读大学,儿子媳妇住在隔壁小区,他们每周过来看看他,有时候还给他做一顿好吃的。李长山觉得这样挺好的,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日子。

这个周末的上午,儿子媳妇又过来了,给他带来一些肉菜,中午还炖了一只老母鸡。老母鸡炖好,揭开砂锅盖子,油汪汪的,香气扑鼻。瞅着砂锅里诱人的鸡汤,李长山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对儿子说:“建国!给你龙伯伯送点鸡肉去。”

儿子说一声“好”,就拿出一个保温饭盒,鸡肉鸡汤盛得满满的。儿子拎着保温饭盒要出门的时候,李长山又叮嘱一句:“问问你龙伯伯的腰咋样了。”儿子又说一声“好”,就出去了。

李长山嘴里的“龙伯伯”叫龙开河,两个老头是生死之交。他们一起参军,一起打海南岛。在一场攻坚战中,龙开河为李长山挡了一粒子弹。后来他们又一起转业进工厂,一起退休。退休后,住进了同一个小区。龙开河的情况跟李长山差不多,也是前

老友

刘平

些年没了老伴儿,一个人居住。孙子参军了,儿子媳妇住在街对面一个小区,经常过去看他。

前些年,李长山和龙开河的日子那叫过得一个开心。他们经常在一起下棋、聊天,有时候还喝点小酒。李长山最爱听的一句话是:“老伙计!您的腰咋样啊?”龙开河的腰时不时就疼,都是当年那粒子弹闹的。后来,龙开河的腰疼越来越严重,李长山的腿脚也越来越不灵便了,两个人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近年,就几乎见不到了。

李长山最担心的就是龙开河的腰。半年前,他曾经想亲自去看看龙开河,可那道二十八级的台阶成了他无法逾越的障碍。虽然住在同一个小区,但李长山家住东区最东边,龙开河家住西区最西边。西区地势高,东区和西区之间横亘着一道坎,有二十八级台阶。以前还没啥,喘几口气儿就过去了,可现在就不行了。

见不了龙开河的面,家里做了啥好吃的,李长山总要让儿子或儿媳给龙开河送一点去,顺便了解一下他的情况。龙开河的儿子媳妇也隔一段时间就要来看看李长山,说

老爷子心里牵挂着他。

“老伙计!多想去看看您啊。可我这腿脚不争气……”李长山喃喃自语,沉沉叹了口气。约二十分钟后,儿子拎着空保温饭盒回来了。儿子放下饭盒,正要往桌子上端菜,李长山就迫不及待问:“你龙伯伯身体咋样?”儿子说:“还行。”李长山说:“啥叫‘还行’?你给我说细一点。”儿子说:“其他都还行,就是腿不行了,有时候要坐轮椅。”李长山心里“咯噔”一下,说:“不是腰有问题么?咋腿不行了?”儿子说:“用了进口特效药,腰的问题稳住了,腿反而不行了。”李长山叹一句:“唉!咋弄的啊……”

儿子媳妇摆好了饭菜碗筷,让李长山吃饭。李长山坐在他经常坐的位子上,儿媳妇给他盛了一碗鸡汤。李长山看着碗里的鸡汤,又突然想起了什么,问儿子:“送去的鸡肉你龙伯伯吃了没有?”儿子笑着说:“吃了。马上就啃了一个鸡腿,说很香。”顿一下又说:“龙伯伯还问您的情况,我说您啥都好。”李长山笑了,说:“你龙伯伯问起我,都要住好处说。”儿子媳妇都说:“爸!您放心吧,我们知道。不能让龙伯伯担心。”

日子一天天过去。拄着拐杖下楼溜达的时候,李长山总是下意识往西边去。有一次甚至走到了东西区之间那道坎附近,可望着那道坎,李长山就无可奈何地摇头叹气。

这天上午,龙开河的儿子龙跃林又拎着水果来看望李长山。龙跃林关切地问:“李叔叔!老爷子让我来看看您,您身体还好吧?”李长山说:“好哩,好哩。你爷身体咋样?上次听建国说他坐轮椅了,腿好点没有?”龙跃林说:“好了一点了。今早还扶他起来拄着拐杖走了十多分钟哩。”李长山又问:“他的腰呢?还疼不?”龙跃林说:“基本稳住了。”又说了一些话,龙跃林就离开了。临走,李长山叮嘱他:“把你爸照顾好。”龙跃林笑着说:“李叔叔,您放心吧!”

两年后的这个秋天,李长山走了。临终给儿子媳妇留下遗言:“别让你们龙伯伯知道我走了。我走后,你们就搬过来住,经常去看看龙伯伯。”儿子媳妇含泪点点头说:“爸!我们记住了。”

李长山安然合上了双眼。然而李长山不知道的是,其实龙开河在四年前的那个春天就走了。

长歌行

此日甚好

(外二首)
李季

此日甚好
雨与雨的间歌中
中伏里难得凉爽的一天
紫薇开得正艳
葡萄已攒够糖分
还有三两天就是立秋
清晨的鸟鸣伴随着欢喜
仿佛生活的暗示
流水也放慢了脚步
谁在幻想中
打扫回家的路
谁坐在窗下以目视心
逐步清除那里的
贪嗔痴

掌纹

是河流奔涌
在寂静里翻出浪花
是夹岸芳草萋萋
是杂花生树
是纵横的枝丫
拂起一个鸟巢
是鸟鸣应和着浪花
是河水倒映着彩云
偶尔决堤一次
混着泪水
也曾有笑涡
当它们和另一人的掌纹
相扣
更多的时候
和木质、铁质的工具相贴
溢出无尽的汗水
催生着万物
无数的手掌丈量着大地
无数的手掌托举着天空

每一滴水都行色匆匆

每一滴水
都行色匆匆
在永不止息的
河流里
浪花们没有手
只有脚
生命就是一场奔赴
多少水抵达大海
多少水逝于中途
岁月苦短
每一滴水
都不曾回顾来路

炊烟

赵家全

儿时家乡的炊烟
是妈妈向我召唤
妈妈告诉我
屋顶冒烟时,别忘了回家吃饭

炊烟每天准时升起
袅袅地飘向蓝天
向白云诉说着
妈妈愁苦的脸

如今故乡的老屋
再也冒不出炊烟
只是大口喘息着
讲述着,过往人间

漫时光

暗夜里的光

——追忆父亲刻骨铭心的人党之路

赵秋良

“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这辈子不回头。”这是父亲生前常挂在嘴边的话。从逃荒难民到地下革命者,再到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父亲的一生,扎根鲁西南定陶这片红色热土,而照亮他的,是七十多年前一个风雨如晦、危机四伏的寒夜,那场仅十五分钟的地下秘密入党仪式。

据父亲回忆,他十四岁那年,家乡梁山小安山乡赵园遭遇了百年不遇的黄河大水,河堤决口,良田尽数被淹,庄稼颗粒无收,十里八乡哀鸿遍野。彼时家里靠着做鞭炮烟花的小营生勉强糊口,大水一来,营生断了,一家人没了活路。爷爷只能推着一辆老旧独轮车,奶奶坐在车上,年幼的父亲和姑娘们跟着,一家人背井离乡,踏上了逃荒要饭的漫漫长路。

屋漏偏逢连阴雨,一家人遇上了拦路抢劫的土匪。土匪们挨个搜身,别说银钱,连一件像样的衣物都没搜出来。这群恶匪气急败坏,抡起棍棒把家里唯一的生产依靠——独轮车砸得稀烂,随后扬长而去。

看着被砸烂的独轮车和饥寒交迫、无依无靠的家人,年少的父亲满心悲愤,这场劫难在他心底深深埋下了仇恨旧社会、期盼光明世道的种子。往后的路途中,一家人一路乞讨,风餐露宿,辗转到定陶西关落脚。

初到西关是寒冬腊月,天寒地冻,连安身之所都没有。乡里乡亲心善,看这一家实在可怜,大伙儿搭把手,在瓮城帮他们搭了一间低矮的草棚。草棚四面漏风,虽然挡不住风雨寒霜,可好歹算是有了一处遮身之地,有了一个家。日子苦到骨子里,天天吃了上顿没下顿,全靠邻里街坊接济帮扶,乱世里头,老百姓只有抱团才能活下去。也是这段苦日子让父亲看透:穷苦百姓想要翻身,只能跟着共产党走。

定陶这片鲁西南咽喉之地在战火中飘摇。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联合当地游击队,一举全歼盘踞在此的反动武装两千余人,定陶迎来第一次解放。

可惜好景不长,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定陶成为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目标。顿时,战火席卷全城,百姓重陷危难。父亲和身边一众贫苦农友义无反顾,悄悄加入了地下农会,冒着生命危险开展地下革命工作,传递情报、掩护同志、联络群众。

同年九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打响定陶战役,歼灭国民党一个整编师及四个旅共一万七千余人。然而战役结束后,刘邓大军主力奉命北撤休整,兵力空虚之下,同月下旬,定陶再度落入国民党反动派手中。

白色恐怖瞬间笼罩全城。国民党勾结地方还乡团、土豪劣绅,在城内和乡村大肆清剿地下党组织,疯狂抓捕、残害农会干部和革命群众,手段极其残忍。地下农会只能昼伏夜出,艰难维系革命工作。

有一次,父亲和同村一名农会干部结伴前往区委参加秘密会议,天黑后分头归家,谁料第二天一早噩耗传来,一同开会的那位同志,半夜被敌人抓捕后残忍活埋。

敌人一时的猖狂动摇了共产党人的初心,磨灭不了穷苦百姓翻身解放的决心。那段日子虽然恐怖,却让父亲更加坚定地进行革命工作。

当时,区委急需选出一个敢于挺身的带头人重整地下组织,继续斗争,出身贫苦、立场坚定、不怕牺牲的父亲成了合适人选。一天,地下联络员通知父亲当晚前往邻村一地下党员家中参加绝密会议。那一夜,天寒地冻,凛冽的北风像刀子一样割人脸颊,荒野里处处暗藏敌人的岗哨。面对

生死考验,父亲没有丝毫退缩,简单换上衣装,稍加伪装,便毅然走进无边的黑夜。

隐蔽的农家小屋内,一盏煤油灯忽明忽暗,屋内只有区委两位领导和父亲,门外有专人放哨。区委领导神色凝重地对父亲说:“眼下局势万分凶险,区委经过长期考察,认定你忠心向党,敢于斗争,决定发展你入党。如果你愿意,今晚我们就在这里完成全部入党流程。”

父亲没有半分犹豫,郑重地点头回答:“我愿意,死活都跟党走!”狭小破旧的茅草屋里,一场简单却无比庄重的入党宣誓仪式正式开始:“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永不叛党。”誓词低沉坚定,字字千钧,对父亲来说,心中有了信仰,前路便有了光亮。

暗夜里那场十五分钟的人党仪式,照亮了父亲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此后的七十余年里,无论是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还是艰苦负重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乃至日新月异改革开放时期,父亲始终牢记誓言,坚守初心,甘于奉献,不谋私利,以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如今,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可他多次讲过的那个寒冷的暗夜,那段入党誓词,仿佛就在我的眼前和耳边。他还总说,当年他们这些人入党,就是一门心思跟着党走,让穷苦人不再受土匪恶霸的欺压,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安稳日子……

回首革命战争年代,父辈们面对国家命运转折和个人生死考验,始终坚信信仰,在绝望中创造希望,在黑暗中追寻光明,用血肉之躯换来了今天的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父亲的经历让我对“传承”二字有了更深刻的体悟,作为后辈,我们要守护好先辈的这种精神力量,扛起时代的责任,循着他们的足迹笃定前行,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续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答卷。

光或许在,或许不在,陌生的空间被时间无限拉近。

因为光的迷离状态,面前的空间被赋予清冷色,透出审慎、犹疑,终止于决绝般的迢迢之旅的开端。一扇古旧的,散发着原始木色纹理的门在我的眼前竖起一道屏障,门前有三级台阶,台阶的横截面上分别标记了时代、街巷与广场;日常事物;大地的回声。台阶有残破,漏出光面下的内里,我竟然从这些消隐又直扑眼帘的画面里看到一个人的孤独。如果非要给孤独界定一个状态,我想着只有“繁华”才当之无愧。

这是一本书给予我当下的思想状态,有一恍的光景,我与这本书的文字暗生了某种宿命般的契合。书的名字叫作《所困之门》,作者葛小明,这本书是文学鲁军新锐文丛之一。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大树独立街头》,开头第一句话在瞬间便击溃我慵懒的心理防线:刀很锋利……刀是开疆拓土的首选工具,在这里,却代表着杀戮,一棵不能自由行走的树往往被人类给予更多的可能性。作为景观树被移栽城市街头,除却水土不服,招致人类对它们的非议,非议的过程是人们蓄积某种力量的过程,一把锋利的刀形成的伤痕被给予永恒的概念;它们有极力回避的、不愿提及的疤;有的以个体的命运迎接高楼林立的毫无生机的建筑丛林,像极了那些进城谋生的农民工,在这里,孤独是死亡的隐喻方式,先是逃离故土,再是努力地适应:它努力地活,积极向上地活,不屈不挠地活,委曲求全地活,终究还是没有活下去。

这是本书第一部分“时代、街巷与广场”的开场篇。作者用单个的、赋予深意的文字为砌块,为我们构建了无数个从广阔到细微的空间。这些空间有的如同迷宫,有的如同四通八达的回廊,有的如同奇香小巷,只要我们去思想,这些不同的空间都是平凡无奇的,观眼后便不再留有任何的节点。然而,我们不能不思考,即便是单纯的一个恍神之时,也会引发我们对所看到的,所走过的一些空间的想象。

一条巷子的功能本来就是人们与这个世界的紧密链接,当被赋予时代的意义,巷子的功能便上升到哲学的范畴。构建了巷子的不同空间,赋予了我们不同的身份,这些身份最终指向的是我们单纯的个体,每一个个体又承载着不同的身份回到小巷。从某种角度理解,可能我们就是小巷本身,如果小巷也有属于自己的认知,这是我们在此刻与小巷的换位思考所指向的结局。葛小明说:人们在巷子里生,在巷子里死,在一条又一条的巷子里变换着角色与身份。人们期待能够获得一个时刻,可以彻底安静下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

广阔的空间与细腻的空间都不同的门隔离,即便是开敞的空间也有隐形的门把握着。这些门形形色色,各有不同,但它们的目只有一个,困住你……门这种东西,无处不在,它用各种各样的障碍来阻挡想要进入的人,也用各种各样的诱惑来吸引一些本来不想进入的人,为此它竭尽所能。我们游走于这世间,没人能抵得住万事万物给予我们的诱惑,须努力地推开一扇又一扇门,达到我们想要到达的目的。作为本书的主篇《所困之门》,葛小明告诉我们:门无处不在。它有时候是入口,有时候是出口,有时候什么也不是。最终,门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人生天地间,谁也无法逃脱与日常事物的相依为命。是的,是相依为命,也是人们于此世间对自我的认知,对已知生命和未知生命的认知。那些我们所认为的无法呼吸、没有心跳的事物也是具有自己生命的。这所有的日常事物新生之处都高出大地,总有一天会以另一种形态低下去。

筷子与小板凳、镜与灯,两组不同身份的名词。筷子与小板凳来自一棵树的自我革命,二者不常是前世还是今生,形体不同,各自代表的意义也不同。它们的形体取决于人类对自我的审视和面对外事外物的心理状况。你是什么样的人,便会让筷子成为什么样的筷子。此刻,筷子是手的延伸;每一只手都沾满了欲望,一旦伸出来,便不会抽回去,总需要个媒介来掩饰这种尴尬,于是便有了筷子。而小板凳映射着主人的生活状态,从热到冷,再从冷到热,再热燃的板凳,也会归于平静。小板凳早已看透一切,何尝不是主人看透了一切。

灯与镜都是为了照见。灯看得见黑暗里的一切,是外求;镜子却是平面状态下的自我,是内求。灯的外求与镜子的内求,都是孤独状态下的自我。灯不会告诉你这个世界的样子,光之所至,全凭自我的眼观,看到即得到,灯在创造世界,也在解释世界;如果灯是热烈的,镜子就是沉默的,从二维象限法出发看二者,它们是对立的。镜子不能洞悉自我的内里,镜子的静默状态,像极了自我在当下的认知状态:面沉如水却是内里汹涌波涛。

有时候,人类固化的概念会制约自我的思维深度。在我这样说着时,我把窗帘也当做了一面镜子,通过《帝中三君》的叙述,跟着葛小明沉稳的叙事节奏,在我的眼前描摹了三面镜子,窗帘不能反射什么物象,但它通过自我的外形变化,如同这个世界的万千法门在不同时空的不断更新。你长时间保持静默,却又那么多话想说,你不知道欲言又止是多少人、多少事情发展中的常态。看到这段文字,是不是会认同我对窗帘的重新认定? 窗帘即镜子,此刻的镜子也是非具象化状态下的镜子,可以是其他事物的外在反思。

当我们携带着对世间万物的重新认知,回到承载所有以“我们”为定语的这片土地上,日日行过日日,时间不语,当我们屏住气息,眼观世间的万千变化,便会时时听到大地的回声,此时的回声直抵我们的内心深处,时时激起我们心海的波澜。

姜作为名词,可以指向它的本意,即一种农作物;也可以指向人们重新给予它的新的身份,比如,一个人的名字。大地上的事物,或多或少地保持着暧昧关系……《本草纲目》记载:气味辛,微温,无毒。藏器曰:生姜温,要热则去皮,要冷则留皮。带皮的姜外表浅土色,泛着凉爽的光,内里深黄色,如同大地深处蕴藏的勃勃生机。这里有一个伏笔——我的认知——是作者或刻意或无意营造的。认识葛小明已十余年,他给予我的感受如这姜一般,外表沉静,内心热烈。然后想到,《姜事》何尝不是人事,从具体的一种农作物,到具体的一人,都承载着它们所代表的从生到生,从长到长,直到完成其所代表的物事在这世间任务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这个世间赋予的故事去填满。

《告别》是姜事,一个人的一生都在为这场告别做铺垫。那些早已习惯的生活场景,一帧一帧地自然过渡,从生到死,从欢喜到悲伤;《二甲双赔》是姜事,被标注了家族的隐忧,期待着外来的因素形成有效的解决方案,是刻意的压制,是故作视而不见,是外求的一切手段;《风不断吹我》是姜事,没人知道风起于何处,没人知道风消于何时。走着走着风起了,走着走着风解了。风带来了寒凉,也带来了暖意,谁能说风是无情的?

当然,《床》《悲伤的桥》无一不是姜事,包括本书中所有篇章都是姜事。这些周而复始、永不停止、不断翻新文本在每一时刻都是构成这个世间的姜事之一,它们在片刻之间营构了人世的繁华,而繁华是在孤独的大地上结出的丰满果实,等待着心怀不同姜事的人们品味。

观沧海

繁华的孤独

读葛小明《所困之门》
提云积